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困扰着上海市政府的莫过于“黑、白、绿”问题。所谓的“黑”就是指:煤、焦炭、煤球等燃料和燃料油的供应问题;所谓的“白”就是指:大米、面粉、玉米等粮食、饲料和食用油的供应问题;所谓的“绿”就是指:蔬菜、豆制品、肉、禽、蛋等副食品供应问题。“黑、白、绿”供应缺口的大小,在当时已经是衡量上海经济、社会稳定,衡量人民生活安定程度的重要指标,因而也是历届上海市政府最为关心的大事。

前不久,阅读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仿佛又回到了上海改革发展起步的关键时期,见到了老领导,再一次聆听朱镕基同志铿锵有力的声音,令人振奋。

上世纪80-90年代,上海每年需要供应煤炭2300万吨左右。其中,生产用燃料煤主要由上海市燃料总公司负责,民用燃料煤的供应主要由各区、县供销社所属石油、煤炭公司负责。各区县公司下面还设有煤饼、煤球加工场,并负责对居民分片包干,按计划供应。

每年的夏季和冬季都是用煤高峰期,特别是遇到台风季节,要确保每天有2万吨原煤进港,不能脱节,否则就有断煤的危险。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就遇到过“煤炭只够供应两小时”的尴尬局面。

朱镕基在上海任市长期间(1988年4月-1991年4月),为了解决困扰上海的煤炭供应问题,首先决定把一年一度的全国“煤炭订货会”请到上海来,以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多拿一些计划配给。市府决定把当时上海最新的虹桥宾馆拿出来,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开采、运输、行业管理部门的代表。供应会上虽然能多拿一些合同,但是要落实合同,并把煤炭运到上海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988年12月24日,朱镕基市长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向为了上海调煤、调粮的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今年的日子可以过去了,这一方面有中央的帮助,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努力。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的工作关系上海的稳定,关系上海能不能持续发展。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先下手为强”。

1989年9月8-16日,朱镕基市长亲临第一线,率团进京,到有关部、委协调、求援。同时,还亲自率上海市代表团到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协调省市合作,解决上海能源供应等有关问题。代表团的成员有市计划委员会、市经委、市财办、市协作

办、华东电力局、市燃料公司等。我也有幸参加了代表团,我的任务主要是代表财办向合作方提供当时市场还比较紧缺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自行车、缝纫机、针棉织品等工业产品,并负责落实供应产品数量、价格等措施。朱镕基市长平时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上海的局级干部包括副市长看到他都比较拘束。

朱市长出差常常选择乘火车、汽车,便于了解更多的省情、市情、社会民情。我们这次代表团也是先乘火车到北京,走访有关部委,再乘火车到太原,其余的行程全部乘汽车。国家计委调度局局长叶青同志还专程陪同朱镕基市长出访太原、内蒙古,帮助协调有关计划、调度、配给

等难题。由于朱市长亲自率团,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谈气氛融洽,经济合作的效果十分明显。朱市长真正是为上海市解决“燃煤之急”而不辞辛苦,亲力亲为。

能在朱镕基市长领导下工作,并能陪同朱市长出过两次差,这也是我一生的荣幸。朱市长是一位学识渊博、聪颖睿智、记忆力极强、外刚内柔、感情丰富的人。朱镕基市长办事认真,说一不二,嫉恶如仇,处处表现出铁腕市长(后来的铁腕总理)形象。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为了抓好干部的廉政建设,紧紧地控制156个正局级以上干部。

那个时期,上海的干部确实是一心心思做好工作,兢兢业业地做事。实践证明,被约束的权力难以产生腐败。朱市长对工作要求也是十分严格,一丝不苟。

记得,我们从太原到呼和浩特、包头途中分乘两部大巴,当时市府副秘书长施惠群同志提出:“不吸烟的同志乘1号车,吸烟的同志乘2号车。”结果,各委、办、局的领导不论吸不吸烟,统统挤到2号车。我不吸烟,但也随大流乘2号车。1号车主要是接待单位的领导、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陪着朱市长和夫人劳安同志。

这次出访,一路上朱市长显得十分轻松、开心。大家看到他兴致很高,也就放松了很多,有说有笑。偶尔有机会陪同领导出差,看到了生活中的朱市长,看到了他像普通人的一面。他的聪颖、睿智、坚定、包容是我们永远的教材。

上海的老百姓和干部至今一提起朱镕基市长,大都拍手称好。朱市长硬朗的作风、独特的性格、过人的精力和超群的智慧,处处都显示着他的人格魅力。



走路的云

在历史上,哈萨克族多以放牧为生,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马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偏偏,马肉和马肠又是哈萨克人最爱吃且最常吃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化解其间矛盾的?

我一问,木拉提便哈哈大笑,幽默回应:“用自家的胃囊去埋葬宠物,不就是对宠物最高的敬礼吗?”顿了顿,他又正色地解释道:“哈萨克族认为马是上天赐予的珍贵礼物,吃马肉,是一种幸福的象征。马肉美味滋补,能活血补血,冬天吃它,还能助以御寒呢!”

我是在阿拉木图旅行时结识木拉提的,他是哈萨克人,曾在新疆工作多年,精通汉语。退休后,返回祖国哈萨克斯坦生活。

在阿拉木图,许多餐馆的菜单上都列有马肉。清水白煮的马肉,朴素无华,貌不惊人;然而,才一入口,便吓一大跳,那股香啊,整个人,都酥了。

木拉提告诉我,马肉煮法异常简单——把斩成块大的肉放进大锅,水滚后,泛出大量泡沫,舀出倒掉。等汤色清澈了,转成小火熬煮,煮熟捞起,除了盐巴之外,其他调味品都不能下,因为马肉极香,调味品会破坏它肉质天生的好味道。木拉提说:“每回碰过马肉,手留余香,历久不退呢!”

嗜食马肉的哈萨克人,每逢家有喜事,就会上牲畜市集,挑匹活马,牵回家宰杀。老于此道的木拉提,是通过马齿来挑选嫩马的。他口若悬河地说道:“根据切齿的数目和形状,我便可以准确推断马儿的年龄。二三十岁的老马,肉质又粗又韧,难以入口;最好的是那些三四岁大的幼马,肉质嫩滑、脂肪如膏。”

天生好客的哈萨克人常办家宴,客人一来,他便端出一个大大的盘子,层层叠叠都是厚厚实实的肉。一匹马儿,要不了多久,便吃得个精光光了。东家的马一吃完,西家便开始宴请;然后,是南家、是北家。家家轮番请,天天有肉吃。

冬来临时,袋有余钱的哈萨克人,也会买匹活马,宰杀了,留待冬慢慢享受。足履天涯的旅客,碰到哈萨克人,永远不必担心会饿死,因为哈萨克人的门户是永远热诚地敞开着。

在阿拉木图的大草原上,我就亲身体验了哈萨克族的热情。那天,好风如水,盛夏的草,丰沛得不行,化成满地暖暖的绿浪。行经一个帐篷,天蓝蓝、云白白,马儿肥肥、大地寂寂。我驻足欣赏,冷不防帐篷主人探头出来,邀请我进去帐篷小坐。语言不通,彼此只能靠泛溢于眸子和唇边的笑意进行无声的沟通。刚盘腿坐下,帐篷主妇便给我斟上一大碗马奶。稀稀淡淡的米黄色,一尝,没有奶香,倒有奶酸,勉强喝了几口,我便端着碗,站起身来,走到帐篷外面,正想把碗翻转而把马奶倒在草地上时,帐篷里的人,齐声惊喊,那名主妇更飞扑上前,抓住我的手腕,要我

把奶喝完。哟,这家人,居然节俭如斯!我很尴尬,仰着脖子把它喝掉了。

事后,和木拉提谈及这事,他双眼圆睁地瞪着我,说道:“把马奶倒掉?万万不可!对于哈萨克人来说,马奶是天赐宝物,倒掉,是会给全家招来厄运的呀!”

我捏了一把冷汗。别人善意招待,我却差一点因为无知而报以恶意的诅咒!

人在旅途,天天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处处都是学习的好场所。

马儿奔腾于味蕾

(新加坡) 尤今

年轻身体老灵魂

王文献

每次和朋友相聚,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时间流逝太快。变老,是人生必修课,无人可以幸免。值得庆幸的是,在必修课之外,还有一些选修课。当然也可以不选,那么人生的学分就少一些,颠颠倒倒、懵懵懂懂,也是一生。如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人生课程,或说秉持某种人生态度,则不仅自己的机会、机遇多了很多,人生的色彩也将更为丰富绚丽。

比如心态,不妨有意识地选择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谭咏麟谭校长,就算是你经过调查,证据确凿地证明他已经两个25岁都不止了,但他自称永远25岁,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神采不输年轻人。

你可以讥讽心态年轻,实际上老之将至的人,有点儿阿Q精神,但科学研究证实,人的心理,对人的身体机能有很大的影响,年轻、健康、积极的心态,在延缓衰老、抵抗疾病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显著,不容小觑。在心智上,则最好设法让心智年龄远远大于自己的实际年龄。众所周知,一个心智较为成熟的人,其承受能力、自控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比较强,也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

当然,想让自己的心智年龄大过实际年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训练和提升。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痛哭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一夜痛哭,添增的不只是缕缕白发,相信也包括心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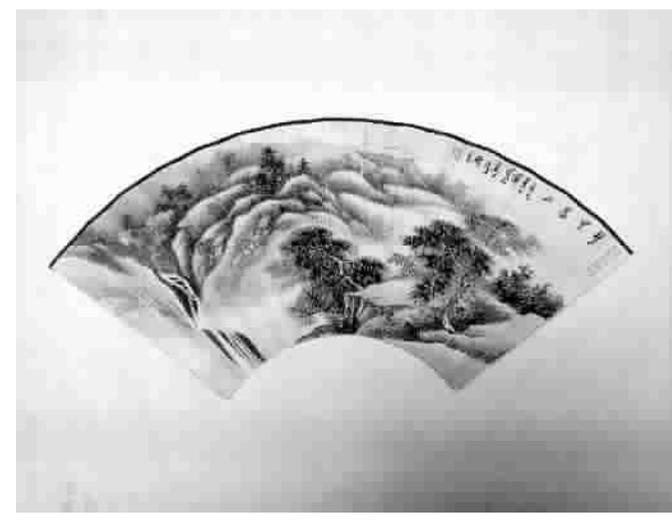
但是,和平安稳的年代,让我们痛哭长夜的时候,实在少之又少。平淡生活中,也许还是要通过多读书、多思考、多与有智慧、有见地的人交谈,来提升自己的心智成熟度。

在一个外表相对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睿智的老灵魂,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

梦里家山

(扇面)

惺甫铭



上海文史研究馆周甲大庆兼贺《世纪》杂志创刊二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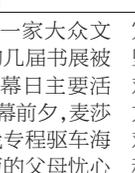
姚昆田

民族基因,中华国脉,原来文史崇宗。启后承先,大千贵在源同。黄河之水淘天地,唯精英、不绝陶?最关心,索古求真,德学交融①。

如今海上群贤聚,结诗词韵远,书画灵通。情契春潮,放怀万里雕龙。清雅雅奏思南赋,更爱听、世纪晨钟。菊生堂,周甲宽开,盛赞乔松②!

注:①上阙写文史馆立馆宗旨。

②下阙写上海文史馆位于上海思南路,馆内在最好即建有春潮诗社,另编辑出版《世纪》杂志。为纪念首任馆长张菊生又标立“菊生堂”,堂前植有不老苍松数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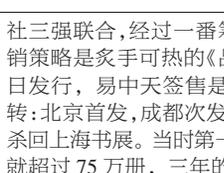
干净之下

黄惠子

这样的小饭馆。墙壁上尽是油渍,桌面残留尚未清理的污点。服务生穿着一点儿也不合身的工作服,毫不遮掩地擦汗。

苍蝇嗡嗡乱飞,连同闷热不安的风一并吞噬这躁动气味。我刚刚路过非常干净的道路,干净到让人忘了有谁来过又有谁做过什么。然后我坐下来,眼帘映入那般的脏。它充斥我脑海,使我贪婪回想起所有尘土飞扬的日子。我的每一个脚印,仿佛在此刻都沾上人与事溅过的泥,留下痕迹。

终于,干净之下的这些脏,填补着表象模糊的血色。



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一家大众文学专业类出版社,在最初的几届书展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担当开幕日主要活动的策展者。如2005年开幕前夕,麦莎台风肆虐狂袭东海之夜,我专程驱车海盐去接余华,记得余华年迈的父母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冒着狂风暴雨,隐没于墨墨黑的返沪途中,结果翌日《兄弟》(上册)签约火爆。如2006年将王蒙作为嘉宾请到书展,又是演讲又是签售,同样又形成了一股热潮。如2007年让伶牙俐嘴的易中天与于丹在开幕当天同台对垒,世贸中心五楼的大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令读者兴趣盎然的名家对谈“攻评”形式还带到了全国书展。如2006年天津全国书展期间,我们在天津大学礼堂组织了莫言与余华对谈;2008年济南全国书展期间,让易中天在山东大学分会场与马瑞芳教授对垒“红楼遇上了三国”,2010年上海书展嘉宾莫言还拨冗应邀到黄浦区工人文化宫,与一大批坚守阅读三十年的读书组成员面对面对话了一下;甚至还与香港书展主办方共同谋划了易中天与于丹的相声式对谈。这些文化创意搅动了书展的人气和阅读风尚。

其中,2006年上海书展开幕下午,易中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大厅签售《品三国》(上册)的火爆盛况,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互联网、e时代还没有像如今这样铺天盖地、汹涌澎湃。国家的经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高涨起来,中华历史文化热也开始兴起来了,其中一个标志是央视《百家讲坛》开始与出版联手。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央视《品三国》(上部)的无标底竞标中,力挽狂澜,一举夺标。易中天、央视、上海文艺出版

社三强联合,经过一番筹备,制定的营销策略是炙手可热的《品三国》全国同日发行,易中天签售是东西南北连轴转:北京首发,成都次发,广州加力,再杀回上海书展。当时第一个月的征订量就超过75万册,三年的标的数一个月就可完成,成绩出奇的好,这让我们全社上下群情振奋。

书展开幕当天,裹挟着全国第一超级畅销热书之雄风,展场各处都在销售《品三国》。原定易中天签售是下午一点半开始,但上午就有人在排队等候了,到了中午中央大厅挤满了排队求签的读者。前方的告急情报传到易中天,他匆匆吃了午饭就赶往书展,五六个工作人员开道让他登上了主席台,面对人头攒动、互相推拥的读者大众,原定央视拍摄签售前的演讲仪式都免了,易中天一落座埋头就签。但读者又是拍照又是献

花,人流节奏受阻,台上台下都是人,几道纠察线被冲乱了,主席台两个大柱子被挤得摇摇欲坠,易中天也被挤缩到主席台的一角。读者热情之高,现场秩序之乱,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事故,使得书展保卫组不得不请来了公安局特警,几个彪形大汉在主席台两边一站,秩序才稍稍恢复正常,总算没像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首发时,因读者队伍排到大厦外围了三大圈,致使交通堵塞,惊动了公安局来了十多辆警车,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最后签售不得不提前中止。

这天下午签售了整整四个小时,易中天签坏了十支笔,签了近两千册,而他竟没得闲暇抽过一支烟,喝过一口水,伸过一个懒腰,累得他在晚餐时连捏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最让我兴奋的,就是带着一群群读者小客人参与“书展小记者团”的活动。

我与上海书展